

打开中华医学文明宝库的一把钥匙

——关于《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珍本古籍丛刊》

■ 段逸山

我同中医古籍形神相交半个世纪有余,每当面对已然存世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珍籍时,虔诚的心绪油然而生。随着年岁的痴长,这一心绪有增无减。脑际每每萦绕着一个问题:中医学频遭战乱而传承有序,横受挤压而我自巍然,叠经数千载,花叶递相荣,如此顽强的生存力从何而来?曰来自于天地。《周易》有云:“天地之大德曰生。”中医学是一门精湛的学问,秉承着天地的大德,在防治疾病的长期过程中,不断汲取历代中华文化的精粹,形成了人文与生命科学交融的知识体系,成为炎黄子孙生生不息的重要保障,并与全人类的健康福祉紧密相关。《汉志》所言“方技者,皆生生之具”,就是对中医学奉行“天地大德”的扼要解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这把钥匙深藏在浩瀚的中医古籍之中,需要仔细地阅读梳理;这把钥匙



《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珍本古籍丛刊》
段逸山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首批影印明刻本五种(共五函):
《重刊巢氏诸病源候总论》
《素问钞补正》(附《滑氏诊家枢要》)
《新刻全补医方便儒》
《局方发挥》
《丹溪心法类集》

掌控于历代名医的指掌之间,需要认真地传承授受。而中医古籍是中医学的载体,是中医学学术传承的径途,也是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值此之由,有选择地影印出版中医古籍,让亟盼获取宝库钥匙的有志者一睹中医古籍的本貌,汲取中医学术的精髓,涵泳中医临证的意蕴,返本开新,踵事增华,传承发扬医脉,便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2016年2月22日,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

要(2016—2030年)》,提出“抢救濒临失传的珍稀与珍贵古籍文献”。由于自然与人为的原因,古籍包括中医古籍正面临着不断消损的窘境。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此套丛刊的出版也具有保护与抢救珍稀中医文献的重要意义。

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经过几代人的辛苦搜集,承蒙陆渊雷、陈存仁、陈心珠、张耀卿、梅中荪等名医以及沪上相关大学的慷慨捐赠,馆藏资源得以大大丰

富,现有善本特藏1100余种、6000多册,普通中医古籍6600余种、27000多册。其中不乏傅山、方功惠、王文韶、盛宣怀、萧蜕庵、章炳麟、刘承干、巢念修等名家旧藏,成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之一。

古籍收藏,良非易事。藏之一地,不如藏之天下;藏之一时,不如藏之百世。有鉴于此,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拟编辑影印出版馆藏医籍善本,成立《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珍本古籍丛刊》编纂工作委员会。工作团队根据“版本早、内容足、校勘精”的原则,甄选馆藏珍贵古籍,付诸影印,不作描润,为学界提供仅“下真迹一等”的再造善本。每种古籍,首列影印说明文字,在充分汲取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简介撰者行实,概述文本内容,考辨版本源流,揭示递藏过程。鉴于中医古籍的医用价值与文献价值,我们不仅希望影印成果可以扩充丰富中医研究的文献材料,也期待它能够推进疾病史、医疗社会学、中医古籍版本学等泛医学领域的研究。因困于识力,潦草欠周,尚祈海内外专家学者赐正。

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如诗,是灵韵的碰撞与偶合。在诗集《起风的时刻》后记中,万燕写道:“当我彻底不写诗时,一定是灵魂死了。所以,从2001年到2011年,整整10年,我空白无诗。”我是幸运的,与万燕相识于2011年。那一年,她的诗灵在10年后浴火重生;那一年,她重拾沉淀多年的长篇小说《猫》,为女主角风娘写下第一首诗《冰点未名湖》。

人与诗的相遇,亦因偶然与巧合而充满惊喜。读诗的间隙,我与好友相约,一起去上海中心观赏敦煌文化艺术展。许下约定的当晚,我从床头拿起诗集,翻至夹有书签的那一页,继续前一天的阅读;而下一首要读的诗,竟恰好是万燕写于结束敦煌之行途中的《青刺……白刺……》:“空心格格的水,从唐代地荒流走/茶的玉露如期而至。此刻,阳光起伏/的脸分外和颜悦色,有美人/优雅细致之风,春意昆曲,撩人的弥陀寺。”万燕在诗中观照伫立于砂砾岩层的古迹,也观照行走于大漠戈壁的骆驼;她分辨了白刺与青刺,前者会在枝条上长出绿叶,硬得骆驼也不爱吃,后者则会从根上长出新叶,骆驼喜食,便被本地人唤作“骆驼刺”。青刺,白刺,那是她想象了千遍的敦煌,也是等待了她千年的敦煌。

按照不同的书写时期,《起风的时刻》分为四个部分,收录了万燕从18岁至50岁的诗作。最早的写于1985年至1990年的作品,营造了一个晶莹剔透的诗歌世界,那里有如歌的车铃、阳光下的沙丘、黎明的月亮、冰花般的仙人掌、融化成水的雪花、南方山谷边的修竹、远天无际的神光和浙浙沥沥的笑语。

再年轻些,万燕在书写自然

与寄情自然的过程中,逐渐为自己的诗情染上金红色般的炽热色彩。“在我纯白的身躯里/奔流着红色的瀑布/有一部分是为了/追逐你的欢歌”(《水仙花的血脉》),“我日日干渴的双唇/翕动着红色的/说明”(《我是耶稣》),“女心有一段泣血的喜悦/余音绕梁的房舍背面/是通往回来的路”(《女心无限》)……这一时期的万燕,虽然尚未到达“识尽愁滋味”的年纪,但在对时间、死亡与永恒的反反复复思量中,探寻着生命的意义。

在1996年至2001年的五年间,万燕的诗作开始走向更多样的题材与更广阔的意境,她善于赋予生活的细节以抽象性的想象与哲理性的阐发,从而为诗作染



《起风的时刻》
万燕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诗灵浴火而自由

——读万燕诗集《起风的时刻》

■ 王超凡

上斑斓的色彩,使得这些作品回味无穷。看到鱼衔扁舟,她写下“我把歌声放进去/它们弥漫成一张漏洞百出的网”(《错位》);置身电梯,她写下“忽然/门无声地开了/无人的空间交出/有灵魂的险境/世纪的没落/选中了我”;身处都市,她写下“无情的流言伪装成脸谱/脸谱和脸谱演成/脸和脸”(《野游》)。

此后,万燕沉寂了10年。在这10年间,她丰厚着人生的深度与广度,用心尖上的凝血滋养诗人的灵魂。2011年,当诗灵终于从寒冰中觉醒,“生命中/那些不安/砌成了绿野地/稚气的红砖危房模块”(《何所思》),万燕的心中依然存有孩童般的澄澈。2013年,她还能够写出“回忆自由/向树顶的曾经,即使不能飞,即使摇摇欲坠”(《为恶人善人同时开门》)这样的句子,充满了她早年青春时期作品中的热情。

在这些由浴火而自由的诗灵所创造的诗作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写于2016年的那句“侧脸比完整更耐人寻味”(《独自,或不独自的女人》)。这句诗让人不由想起法国女作家杜拉斯小说《情人》的经典开头:“我已经老了。有一天,一个男人主动向我走来,介绍自己,那是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都不会忘记。那时你很年轻,大家都说你美丽极了,现在我特意来告诉你,在我看来,现在的你比年

轻时更美,你现在这张备受摧残的面孔比年轻时娇嫩的面孔更让我热爱。”“侧脸”与“备受摧残的面孔”之所以令人迷恋,是因为在它们不甚完美的轮廓下,铺陈着光阴的故事,这些故事以时间为背景,晕染出旧照片般的昏黄,牵绊着人与人的交汇,维系着人与景的相托,故而生长出绵长的情,轻轻一引,便挽住了读者的心。

最后一首诗《有些风像是我的生育》写于2017年,当读到“背着你,拿着盒饭/衣服/挎包/水果,越走越慢,宝贝,妈妈/实在走不动了,草原的尽头全是回声”,霎那间,我泪流不止。读者与诗若太过切近,或许容易被抑制想象与诗情,但就《有些风像是我的生育》而言,正是这“言语都在目前”的

“不隔”(王国维《人间词话》),反倒使我觉得熨帖而温暖。我尤其钟爱那句“无论怎样,你从胎儿舒展,躺成自然的山河岁月,是真实/而不是幻觉”。于慈母而言,“山河岁月”是崖边之树,是漠上绿洲,是从颤颤巍巍到坚实稳健的生命历程,是令人欢喜的真实。

细观之,我们可以发现,在2011年至2017年的诗作中,万燕有意识地不断将矛盾与冲突并置,以自然实体彰显虚化的命运张力。所以这一时期的诗作,不仅具有她青年时期作品的柔和气韵与明丽色彩,而且因诗人的“人间落难”而呈现出了生命的韧性,以及对于生活之困顿的深切思考与乐观态度。她望向深渊,发现深渊也正望着自己,于是她与深渊对视,即使气力不敌,一度被深渊吞噬,也是以“无限俯冲而去的洛神仙姿”,任“阳光和阴影同时洒落/在不可知的高度”(《玉龙雪山》)。

重新提笔,灵魂未死。有一只燕子在起风的时刻再次展翅,她50岁时的诗韵比18岁时更深、更醇。

《重建马克思经济哲学传统》

宫敬才著 定价:65.00元
人民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



本书围绕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的关系,提出“重建马克思经济哲学传统”的主张,并从十个方面展开了具体论述,既深入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形成、主体内容、研究范式、人学前提、存在形式等,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劳动哲学本体论、人化自然辩证法、科学技术观等维度深化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